

## 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

王新兰,原名心兰,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1924年6月出生于四川宣汉,6岁送过情报,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

1932年底,为配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加紧了与敌斗争,努力扩大游击根据地。到1933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宣(汉)达(县)战役中,红军主力沉重打击军阀刘存厚,使其溃不成军。

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此前,王新兰还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人聚会,十分兴奋。她远远地看见站在操场土台上的叔叔王维舟第一次穿上了正规的军装,刮了脸,显得很精神。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王新国也参加了红军,分配到红四方面军宣传委员会。这时,王新兰也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队伍上的人说她太小不行。姐姐把王新兰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跟前,说她的妹妹要参军。徐立清还是叹了口气:“孩子,你太小了,个头还没有步枪高,还是找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吧。”一听这话,王新兰眼泪扑簌簌地流。

姐姐王新国说:“首长,你就收下我妹妹吧!你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

徐立清想了一阵,击一下掌,说:“你,红军收下了!”王新兰破涕为笑,兴奋得跳了起来。这一年,王新兰9岁。如今,王新兰还是很庆幸当年红军接收了她。

后来,红四军成立宣传队,王新兰成了一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字简谱、吹笛子、吹箫、打洋鼓”,成了宣传队里的多面手,经常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或舞蹈,给部队鼓劲。(《文史月刊》)

## 鲁西南抗战神枪手程鹏云

程鹏云是我党领导下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著名抗日武装的领导者程书勋的儿子,1919年3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定陶县大刘楼村。受父亲的影响,他自小就对枪支很感兴趣,经常偷偷拿当时还在闯荡江湖的父亲的手枪把玩。程书勋认为,当时到处兵荒马乱,孩子爱枪并不是坏事。在程鹏云十三四岁的时候,程书勋就经常耐心教儿子射击。程鹏云天性聪慧,又刻苦用心,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练得一手几乎百发百中的好枪法。

1938年秋后,程书勋率领部分地方武装加入了王道平领导的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这是我党在鲁西南建立的较早的一支抗日武装。1939年7月,作为冀鲁豫支队二大队的参谋,程书勋又独立创建了地方抗日武装——定曹抗日游击大队。年仅20岁的程鹏云跟随父亲加入了抗日队伍,在侦察班当战士。

侦察班又称车骑班,由程鹏云、刘宏猷、刘兰驹、孔宪文、宋明坤等人组成。车骑班装备精良,战士们每人都佩长短双枪,人手一辆当时十分稀罕的德国造“大鹰”牌自行车,个个智勇双全,并且都是擒拿格斗的好手。

在车骑班,战士们没有战斗任务时便经常练习枪法,有时候也开展射击竞赛,程鹏云每次都是独占鳌头。看到儿子的枪法越来越好,程书勋常常乐得合不拢嘴。每当遇到一些急难险重任务,他都会放心地让儿子去执行。程鹏云靠着自己的好枪法,也总是不辱使命。(《党史纵览》)

## 解放运城“钢铁勇士”车元路

南 辽

车元路1929年出生于晋城市泽州县常家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47年12月17日,运城已是冰天雪地。我军太岳部队在王新亭司令员、王震政委的率领下,包围了苟延残喘、蜷缩在运城的阎锡山和胡宗南残余部队,先扫清了城外圈的明碉暗堡。

当时,我围城部队仅有12门野炮、12发炮弹,虽兵临城下,仍奈何不得既高又厚的城墙,架云梯强攻,屡受阻拦。时近年末,胡宗南又调集4个旅从河南欲北渡黄河支援运城,先头部队已经占据茅津渡。我围城部队若不能赶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破城,将重蹈前两次攻打运城的覆辙。

为尽快拿下运城,运城前线指挥部决定采取强行坑道爆破的办法,把坑道挖到城墙下,用炸药炸塌城墙,打开一条通道。任务传达下来后,我第8纵队23旅69团3营7连2排排长刘明生和车元路等10人主动申请组成爆破小组,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

当时,车元路还不是党员。他拿着党费向党支部书记请求:“我已填写了入党志愿书,请审查我的入党条件。如果我这次牺牲了,或者活着回来,请批准我入党。这算作我交的第一笔党费。”

事关攻城全局,团长张国斌亲自对10名爆破小组成员进行动员,要求一夜之间完成坑道任务。

12月26日下午,风雪交加,10名爆破小组成员分成3个战斗小组,傍晚5时20分开始行动。

运城城墙高13米,厚8米,外侧3米处还有一道又宽又深的外壕。外壕内存有污水,泥泞难行。外壕外则是一片宽约50米的开阔地,地势平坦,并设有3道铁丝网。

排长刘明生带领第一小组,身背门板,披着湿棉被,携带作业工具和同指挥所联络的绳子,率先行动,在火力掩护下向外壕冲去。半小时过去了,联络绳没有任何响动。第二小组冲了上去。又过半个小时,联络绳仍然纹丝不动,指战员们心急如焚。这时,敌人似乎发觉了我军计划,集中火力正面封锁了开阔地带。

面对紧急情况,车元路提议:“为避免暴露目标,不要火力掩护,轻装前进,不披湿棉被,不背门板。”

这个建议得到团领导首肯后,第三组迅即出发。临走时,团长叫住车元路,要他及时报告消息。3名战士跃入开阔地,敌军子弹仍不时在车元路等战士的头顶上飞,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在爆炸的火光中,车元路看到联络绳挂在铁丝网上,被炸成了几截,心想:“怪不得联络不通啊!”

钻过铁丝网后,就是6米多深的外壕。外壕边沿很陡,又落了雪,战士们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下,只得咬住牙,“通”地一下滑了下去,一屁股跌在外壕底冰冷的泥水中。

声响惊动了敌人,一排手榴弹在战士们的前后爆炸,但战士们顾不上理会在身旁不断引爆的手榴弹,紧缩身子,贴着壕壁疾速向前爬去。他们在冰冷刺骨的泥水里爬着、滚着,终于同先期出发的两组会合。车元路这才知道战友们已将坑道挖了2米多深,但被敌人的手榴弹震塌了。3名战士被埋,剩下的战士都带着伤,仍在泥浆中继续艰难地挖掘坑道,汗水、血水、泥浆搅在一起,又脏又冷。

为了避免动静过大招来敌人的手榴弹,遇到碎石烂瓦处,战士们就用双手刨。刨到最后,所有勇士的指甲都刨没了,鲜血直流。但是,他们牢记徐向前副司令员在电报中说的“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指示,坚决完成坑道任务,让敌人坐上我们制造的“土飞机”上天。这时,城墙上敌军不时往外壕里扔手榴弹和手雷,又一名战友被炸牺牲。

车元路同战友们急中生智,一起用前两组带来的门板和湿被子,在坑道口搭成外棚,上面涂上厚厚的泥巴,既保证敌军炸不塌坑道,也伤不到人。为将坑道内的情况及时向领导汇报并得到进一步指示,车元路虽然很疲劳,也明知往返外壕十分危险,但还是主动请缨:“我回去向团长汇报一下。”

外壕对面,团长张国斌伏卧雪地,聚精会神地观望着前方的动静。他担心战友们会牺牲在外壕里,若坑道挖不成,城墙炸不开,攻城就会受阻,因

而心情十分焦虑。

正当团长坐卧不宁时,突然接到观察组的报告:“从敌人外壕的方向爬过一个人来!”这人正是车元路。他身上已负了5处伤,却仍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忍着疼痛爬了回来。

车元路报告了联络绳已被敌人打断的情况。他说:“深入外壕的同志们,正在奋不顾身地挖掘坑道,不完成任务是决不会回来的。”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十分振奋。

张国斌把水壶递给被泥雪、冰碴、鲜血浸透的车元路,并叫来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车元路急忙回应:“不要紧,没伤着骨头,我还能继续战斗!”当时,眼前只有他熟悉情况,他人又机灵勇敢,派他再到外壕去传达下一步的指示最合适。为此,车元路在外壕和指挥所之间,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一夜往返6次,汇报情况,传达指示,挖掘坑道,鼓舞士气。

城墙上的敌人发觉有人在穿越外壕,就连番扔手榴弹。弹片时而在头上飞,时而在身边炸,但车元路好似钢铁巨人一般,头部被弹片炸伤了也毫不在意,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坚持完成了任务。

外壕内的战士们经过彻夜努力,终于在27日拂晓前,挖出了一条5.5米长、1.6米高的坑道和一间可容纳3000公斤炸药的炸药室,并且在通往阵地的开阔地上,还挖好一个避弹坑。凌晨,勇士趁着晨曦的大雾撤回阵地,圆满完成了挖掘坑道的任务。

12月27日黄昏,车元路带领工兵将炸药堆放进挖好的坑道。17时30分,总攻开始。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阎军自吹为半现代化设防的运城城墙被炸开了。攻城部队前仆后继从炸开的20多米宽城墙缺口处涌入城内,向前推进。

12月28日凌晨,攻城部队全歼了运城守敌1.3万余人,缴枪2200支(挺)、炮47门、枪弹60余万发、炮弹2.6万发、战马112匹。

车元路在这次战斗中荣立特等功,纵队党委还特地奖给车元路所在班一面“钢铁勇士”的大旗。运城战役后,1948年1月,车元路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 史海钩沉 击毙“名将之花”的雁宿崖、黄土岭战役

1938年10月,原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常岗宽治少将被击毙后,日本军部让新晋中将阿部规秀接替旅团长职务。八路军在雁宿崖消灭其1个大队后,阿部规秀恼羞成怒,亲自出马,声称要与八路军主力决战。11月4日夜,日军抵达雁宿崖村。5日晨,日军先后进至张家坟一带,八路军第1团和游击第3支队各以少数兵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游击第3支队和第25团各以一部,前出至涞源城东的五回岭和城西的石佛等地袭扰和迷惑日军。当晚,日军主力进至司各庄等地,未找到八路军主力,即行烧杀抢掠。6日,进犯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下,继续东进,于黄昏抵达黄土岭。黄土岭位于涞源、易县交界处,东面到上庄子是一条2.5公里长的山谷,像一条长形口袋。只有越过上庄子,经过煤斗店,才

能踏上通往易县、满城、保定的大道。据此,杨成武决心于黄土岭东北上庄子至寨头之间峡谷伏击日军。

6日夜,日军发现黄土岭北有八路军活动,感到情况不妙。7日清晨,阴雨绵绵。阿部规秀率部冒雨从黄土岭出发,向上庄子、寨头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以避开八路军主力,绕道返回涞源城。但日军没有想到也没有发觉在其行进的两侧高地上埋伏着八路军的数千名官兵。7日15时,当撤退的日军全部离开黄土岭村陆续进入八路军设伏阵地时,我第1团和第25团第1营迎头杀出,第3团和第3军分区第2团分别由西、南、北三面包围过来,展开猛烈攻击。日军受到突然打击,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并向寨头阵地反扑,企图冲出包围。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山地争夺战。16时

许,第1团团团长陈正湘在望远镜里发现,南山根东西向的山梁有3个向北凸出小山包。中间山包上有几个持战刀的日军官和几个随员,正举着望远镜向793高地及上庄子方向观察,在距南山小山头100米左右的独立小院内,有腰挎战刀的敌军官进出。

陈正湘判断,独立小院是敌人的指挥所,南面小山包是敌人的观察所。他当即命令炮兵连迅速上山,炮兵连进入阵地后,陈正湘指给他们两个目标,并要求他们一定将两个目标摧毁,炮兵连长在目测距离后说:“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四发炮弹准确命中目标,事后得知,发现目标是阿部规秀的指挥所,阿部规秀遭炮击当场毙命。敌人失去了指挥官,极度恐慌。经数小时激战,日军被歼大半。(《党史纵横》)